



圣西门选集

第三卷

商务印书馆



圣西门选集

第三卷

董果良 赵鸣远译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ŒUVRES
DE
SAINT-SIMON
TOME III
Réimpression anastaltique
1966

圣西门选集

第三卷

董果良 赵鸣远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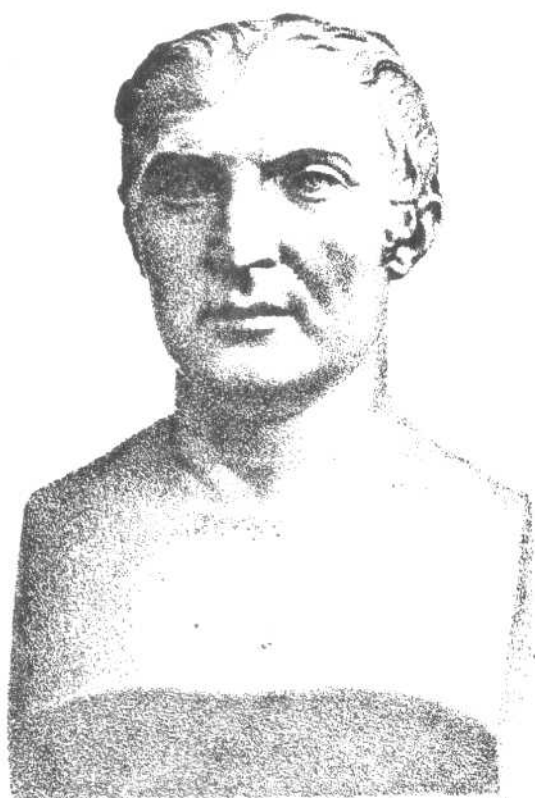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¹/₂ 印张 179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2,400册

统一书号: 3017·350 定价: 2.50元



P. Faure

1789

昂利·圣西门

目 次

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	1
十九世纪哲学导论	132
新百科全书	136
论蜜蜂与胡蜂的不和或生产者与不事生产的消费者 的彼此地位	147
新基督教	160

附录

圣西门的社会学说	205
圣西门传略	239
圣西门的主要著作	251
有关研究圣西门的文献	256
人名译名对照表	262
编后记	267

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①

1966 年法文版出版者的话

这里再版的《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是圣西门于 1808 年印发的两卷本；但大家知道，作者在 1807 年第一次出版此书时，是印成一卷的。

我们无从知道 1807 年版一共印了多少册，圣西门在引用《百科全书》的引言时曾提到这个版本只有 176 页。1807 年版没有 1808 年版卷首的《前言》，但有 1808 年版删掉的《致科学进步的爱好者》一文。

在本社出版的《圣西门学说研究》一书中，我们谈到我们是如何从“皇家图书馆”收藏的《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版本中找到了第一次印刷的证据的，而且在撰写这篇出版者的话的时候，还蒙昂利·富尔内先生的好意，把他从旧书店买到的一本 1807 年版借给我们。

仔细核对 1807 年版和 1808 年版，发现圣西门在 1808 年对 1807 年版的正文没有作任何改动。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只是对新版做了一些不大重要的增补。

这次再版是根据 1808 年版排印的，但我们认为有必要把 1807

① 《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是圣西门的早期著作（1807—1808 年），它为其以后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对研究圣西门学说的发展很有参考价值。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 1966 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 6 卷。——译者注

年版卷首的《致科学进步的爱好者》和《全书提纲》全文再收进来，同时保留原来的编排，并尽量保留圣西门在原版采用的字体。

致科学进步的爱好者

亲爱的同道者们：

拙著的提纲如下：

全书共分四编。各编重点如我为每编所冠的题名所示。

全 书 提 纲

第 一 编

关于无机体物理学

关于有机体物理学

关于哲学

第 二 编

第一篇

批判孔多塞的《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

第二篇

历史概观新编(共分九个部分)：

第一部分

埃及文明以前的科学发展

第二部分

从埃及文明到荷马出世

第三部分

从荷马到苏格拉底

第四部分

从苏格拉底到耶稣

第五部分

从耶稣到穆罕默德

第六部分

从穆罕默德到培根

第七部分

从培根到现在

第八部分

科学的现在

第九部分

科学的未来

第 三 编

新百科全书提纲

第 四 编

考察前三编阐述的观念在作者思想中是怎样形成、联系和解释的

亲爱的同道者们:

我从事一项宏伟事业,我需要诸位帮助,我请求诸位帮助,我

敦请诸位提出建议。在编写过程中，我写完一部分就向诸位通报一部分。

在这第一分册中，我向诸位提出我对无机体物理学的看法。

如果我对诸位的工作能有所补益，那就请你们命令我吧！

圣西门上

十九世纪科学著作导论

第一卷

前言

一个新的创见，会使想出这个创见的人感到荣幸，会使他的朋友、同胞和同时代人感到荣幸，会使整个人类感到荣幸。

只有通过自己的著作发挥新创见的作者，才称得起是创造家。

科学方面的发明家，在详述其发现的著作完成之前，几乎都要保守秘密。我认为这种办法并不太好。我的目的是吸收我的同时代人，特别是吸收我的同胞参加我的工作。据我估计，我的这部列出提纲的著作，十年之内还不能定稿。我事先把拙著中提出的一些观念公布出来，为的是让同胞们共享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快乐。我认为，我采取的办法必然对科学有利。如果有比我更合适的人来写这部著作，我情愿让他们去公布我的思想，并愿意把材料拿出来

供他们使用。如果天命注定由我来写这部著作，我一定要从大家的审议和讨论当中汲取人们为我提供的解释和观念。

我对培根、笛卡儿、洛克和牛顿等先哲崇敬备至，我钦佩他们在发挥自己的创见时表现出来的一丝不苟的精神。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家没有把一些分散的观念汇总起来。他们在把一大批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歪曲了各个观念的本义。为了在最短期内传播一组新的观念，必须使用两种方法：既要把这些观念联系起来加以介绍，又要把它们分开单独介绍，以便对整体和各个部分都能进行讨论。

人的认识有浅有深。能够领会新观念的人，现在要比从前多得多了；提出最有力和最新颖观念的现代著作家高于其读者的程度，远远不如古代著名著作家高于其同时代人的程度。我认为，著作家这方面有一种斯文习气，不愿意同读者促膝谈心，而是在读者面前摆出一副教师讲课的架式。我在写作时的心情，与其说是想要讨论我谈的主题，不如说是想要提出一个交谈的话题。

科学革命紧跟着政治革命。查理一世死后不多几年，牛顿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我可以预言，我可以预见，立即就要出现一次科学大革命。

我想出一个计划，它的实现将使法兰西民族赢得荣誉。法兰西民族的竞争者，将被迫承认法兰西堪称伟大的民族，有资格在伟大拿破仑的指挥下前进。

笛卡儿从想象手中夺下世界的权杖，把它交给了理性。他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给你创造出一个世界。”他大胆地解释了字

宙的机制。从观察所应依据的观点来看，他的涡流体系^①是令人惊异的。对这一体系进行初步的、扼要的一般概括，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的各个成分不掺杂任何神学观念。

不应该把牛顿置于笛卡儿之上，甚至也不应该把他们平列。牛顿没有生在伟人们所创造的科学国度，而法兰西人却有幸是这种伟人的祖先。

科学著作有两类：一类是研究事实，另一类是就事实推理，即完善理论。笛卡儿的主要工作，就是完善科学理论的。学者们遵循了笛卡儿指出的方向，但却超出它的自然界限。他们陷入形而上学的迷宫，而到洛克和牛顿出世以前，他们便完全忽视了事实的研究。

洛克和牛顿采取了新的方向。他们研究事实，并且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发现了万有引力，一个发现了人类理性的可完善性。

学者们都变成了牛顿和洛克的信徒。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遵循着这两位伟人指出的方向前进；他们研究事实，但又忽视了理论。

为了科学的进步，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法兰西民族的荣誉，法国科学院应该从事完善理论的工作，回到笛卡儿的方向上来。

^① 涡流体系(Le système des tourbillons)：笛卡儿的“以太涡动说”认为，物质世界是连续的，充满世界的物质微粒(以太)由于彼此接触而产生涡流运动。在运动中，同质的微粒逐渐分化为三种元素：大而坚且又运动缓慢的微粒形成土元素，小而圆且又运动迅速的微粒形成气元素，最小的微粒形成火元素。由于物质呈涡流运动，土元素离开中心而形成行星，火元素留在中心而形成太阳和恒星，气元素在中间形成彗星。行星的旋转运动又产生新的涡流，由此而形成与我们的太阳系不同的另外一些太阳系。以上就是天体演化的涡流体系。——译者注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的观点，我们来作一对比。笛卡儿一进入他发现的科学新国，就立即登上最高山峰，从那里毕生俯瞰这个新国，给我们提出关于这个新国的一般观念；而洛克和牛顿则从山顶上下来，一生跑遍了山下地区，只是在行程将要終了的时候才又爬回山顶；但是他们并没有很好地看到新国的全貌，每人只是认识了这个新国的一半。

近百年来，学者们从四面八方遍历了科学国度。现在，该是我们重新回到一般观念的时候了。我们现在应当进行的工作，是把近百年来绘制的分图衔接起来；我们现已具备必要的材料来绘制总图。

应该悄悄地建立笛卡儿草创的体系。外行根本不能参加这项工作，而让他们来作这项工作的见证人也是不适宜的。我把拙著的样本送给人的时候，我请他们只向修养高深和性格老诚的人传阅。拙著决不出售，也决不在报刊上宣传。因此，我要采取我能采取的一切预防措施，以避免因过早发表而可能引起的纠葛。

我所以写作，是因为我有新的东西要说。我的观点在我的头脑中是怎样形成的，我就怎样把它说出，不加修饰，而请职业作家去润色。我是做为一个贵族，做为韦芒杜瓦伯爵家族的后裔，做为圣西门公爵的写作继承人来写作的。

最伟大的事业和最有力的言论，已由伟人们作出和说出。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笛卡儿、牛顿和莱布尼茨，就是这样的伟人。假如不是王位出缺，拿破仑也会把他提出的创见写成书。

我这两册叙述要点的书，只能当做导论看待。读者读完它们之后，就可对我设想的计划作出初步的判断。我首先叙述从笛卡

儿到新王朝建立期间人类理性的进展，并引证最近两个世纪的杰出人物提出的一般观念。这种引证决不可断章取义，所以我的引证要做到完整。最初我会受到指责，但很快就会得到赞许。人们将会感到，把学者们今天视为金科玉律的一般见解汇总起来，有多么大的好处；人们将会感到，把这些见解全部联系起来，对于科学的进步又是多么重要；人们也将承认，不对比这些见解，不用同一观点把它们整理出来，不把它们写进同一部著作或同一卷书中，就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这种联系。

长期以来，学者们遗忘了一般科学。为了卓有成效地研究一般科学，学者们需要作一些预备性的研究。

伟大的拿破仑登基以后，法兰西真是光芒四射，赢得了各种荣誉。新王朝建立以来，我们还能像塔西佗那样来撰写我国的军事史；但我们的学者在科学上却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观念，英吉利的科学枷锁依然压在我们的头上。尽管皇帝做过种种努力，欲使科学跨大步前进，但我们仍然是牛顿和洛克的信徒。皇帝也曾激发我们的才智，他在法国科学院讲话时就对我们说过：“向我汇报 1789 年以来的科学进步，告诉我科学现在处于什么状态，用什么方法来推动科学的突飞猛进？”

法国科学院为回答这个重大问题，提出了几篇写得很好的历史报告，但没有用任何一般观念把这些报告联系起来。这个回答也没有指出让科学迈出拿破仑步伐的方法。

皇帝既是人类的政治领袖，又是人类的科学领袖。他一手拿着罗盘定方向，一手握着利剑消灭敌视文明进步的人。象最骁勇的军事家投奔在他的麾下一样，全世界最杰出的学者也应当集聚

在他的周围。以拿破仑为首的法国学者，应当在他的指挥下建造起一座空前绝后的雄伟庄严和富丽堂皇的科学大厦。

编纂一部好的百科全书，建立笛卡儿设计的科学体系，是符合伟大拿破仑的观点的唯一科学工作。

拙著就是对皇帝提问的一个回答。本书篇幅很长，我写出一部分就发表一部分。敬请读者赐教。

第一章

了解病情以后，就容易找到医治的方法。我要首先找出目前科学体系的主要病症，然后再提出解决办法。^①

在考察无机体物理学各部分的理论的时候，我注意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着完全相反的观点。

观察太空固体运行和计算其运动的学者（我称他们为固体学家^②）说，星球之间是真空的，如果不是真空的，其间必有阻力，固体就要经受摩擦，从而影响它们的运动。

研究流体运行的学者（我称他们为流体学家）以各种不同方式解释光的传送，但不管如何解释，他们都承认光是物质的，承认光是穿过天体空间的一种流体。

① 1807年版没有这第一段。——出版者注

② 要准确地表达新的观念，必须使用新词。

固体和流体都是宇宙中的物质，因此它们的相互作用也是相等的。

无机体物理学应当分为两门：固体物理学和流体物理学。

研究无机体物理学的学者也应分为两类。人们把这两类人称为天文学家和光学家，但我以为不够确切，因为它们只能很不完全地表达我上述的观念。因此，我决心创造固体学家和流体学家这两个名词。

因此，固体学家认为天体之间什么都没有，而流体学家则认为天体之间有物质。

为什么学者不去努力消除固体论和流体论之间的矛盾呢？

为找出消除这种矛盾的途径，应当站在什么样的科学观点上呢？

第二章

应当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学者不去努力消除固体论和流体论之间的矛盾呢？

对问题的考察

第一部分 概述

只有深入研究人类理性走过的道路，只有仔细考察我们智力活动的机制，只有精心观察一个观念从初步的概括状态过渡到清晰的概念状态所经过的种种变化，只有准确规定这个观念的一切表现形式和它在取得明显的真理特征之前所呈现的一切变形，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理性的活动有两种方式：研究任何一个单独的问题有两种方式，考察成组的问题也有两种方式；创立理论有两种方式，改进科学工作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叫做综合，而另一种方式则叫做分析。分析就是从个别事实上升到一般事实；综合就是从一般事实下降到个别事实。有时，人们还用其他词汇来区别智力的这两

大职能：把第一种叫做先天地 (a priori) 考察事物，把第二种叫做后天地 (a posteriori) 考察事物。

第二部分 事实的考察

十七世纪科学著作概观

十七世纪初叶，人们开始以观察作为推理的基础，对自己的智力活动机制进行了研究。培根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执笔写作的。他以自己的著作开辟了科学史的伟大新时代，他发现了好的方法，他特别观察了智力的强大功能，他已知道把综合法同分析法区别开来，他应用巧妙的对比使最普通的人都学会了这种抽象观察。

培根采用了综合法。他立足于一般科学观点，他一览无遗地把科学尽收眼底，他对全部的既有知识进行了有系统的分类和再分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发展了我们智力的一个新工具。

最后，培根提出并概括出以下两个观点：

- 一、必须着手建立一个新科学体系；
- 二、必须用综合法建立这个体系。

笛卡儿开始写作比培根稍晚，并且是在这位一般哲学的革新者的推动下前进的。他阐述了培根的基本观点，改进了培根的计划，并将其实现；他建立起新的科学体系，而且也是用综合法建立的；他创立了涡流体系，我们应当把实证科学取得的进展归功于这一个卓越的创见。^①

^① 许多人认为笛卡儿和培根是两位相互对立的哲学家，认为两个人是各有其新科学体系组织计划的发明家。这些人把这两位作者的著作平列起来进行比较，评定优

正是笛卡儿组织了科学革命。是他划出了新旧科学的分界线，是他树起了物理学家联合进攻神学家的旗帜；他从想象手中夺下世界的权杖，把它交给了理性；他确立了人只能相信理智认定的和经验证实的事物这个著名原则，从而彻底摧毁了迷信，改变了我们星球上的精神面貌。

笛卡儿首先证明，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所获得的知识，只有做素材的价值；他给这个证明起了一个朴素的名称，叫做方法的怀疑（Doute méthodique）。然后，他毅然决然地表现出他那大胆理性姿态（他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就给你创造出一个世界。”

笛卡儿既机灵又能干，他能够避开僧侣阶级的迫害，而又不妨害自己思想的发扬光大。他郑重声明他承认神的存在，但他又不让神启观念发生任何作用，不使自己的信仰屈服于任何神启观念。他认为，神启观念只是天才人物在人类幼稚无知时代创造出来的

劣，认为问题处理得好者为优。

我认为，学者们采取的这种方式并不好。

培根生于 1563 年 1 月 22 日，笛卡儿生于 1596 年 4 月 2 日，因此笛卡儿出世时，培根已经三十六岁。也就是说，培根五十二岁时，笛卡儿才十六岁。

我现在要问：

一、笛卡儿在十六岁之前有可能想出改造科学体系的计划吗？

二、能不能设想笛卡儿在受教育期间对培根传播的观念一点也不知道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复是：

建立新科学体系的计划，是组合最抽象的观念所产生的最大成果。根据事物的本性，一个不到十六岁的人的头脑，是不可能初步形成这样一个计划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的答复是：

笛卡儿由弗莱舍中学毕业的时候，培根的主要著作已经发表十多年了。我认为任何一个明情达理的人，只要仔细思考，就会确信：一贯追求强而有力的观念的青年笛卡儿，在中学毕业之前，不可能不知道培根设想出来的并号召全世界学者去实现的计划。

可把一般观念比作麝香：人们不必看到或摸到它，就会嗅到香味；最新的一般观念一经产生，人们的思想就会受到影响。